

1

月色昏暗，夜影幢幢。

当人们好梦正酣时，一条灵活的黑色身影从一座豪华的大宅院翻出，腋下挟了个长方形锦盒之类的东西，寂静无声地在城内飞檐走壁，瞬间穿过数条巷弄。

一身的黑，使“他”与黑夜融为一体。

“他”伸手将腋下的锦盒握至手中，感觉到锦盒上细致的纹路，面罩下的脸庞露出满意的笑容。

张员外这回可要心痛了。哼！谁叫他用卑鄙手段强取人家的传家宝物，现下“他”不过是替天行道罢了！

最后，“他”轻巧地跃下墙垣，飘然落地，头也不回地往前疾奔，显然对此处的地形极为熟悉。

几个闪身之后，那人抵达一口古井旁，毫不犹



豫地便往下跳去，动作熟练至极。

不消一刻钟，“他”出现在城外林间的一幢小屋内。

“呼！”侧耳倾听屋外的动静之后，“他”一把拉下脸上的面罩，露出其下绝美的容颜。

她，正是近几个月来苏州城各大富豪闻风丧胆的“影子大盗”，无论多么严密的守卫，都无法阻止她取得她想要的东西。

换回普通的衣裳之后，她伸出纤手探入书柜后的机关，轻轻一拍，只听见“喀啦”一声，地板上出现一个暗格。

她将换下的夜行衣和方才偷来的锦盒放入暗格中藏好，再度轻拍机关，地板又回复成原来的样子。

前些日子的某个清晨，她无意间在自家门口撞见一个年轻男人和一位老妇人，两人伤痕累累、神态虚弱地靠在墙角。

她从家中拿了些东西给他们吃，并且替两人的伤口上药，待两人精神稍微恢复之后，才从他们口中得知他们原是住在张员外府隔壁的那条街，母子二人相依为命。后来张员外不知从哪里打听得他们家中有一幅年代久远的名画，便派人到他们家谈

价钱。

他们虽不知那幅画值多少钱，可那是他们的传家之宝，祖宗规定是不能卖的。张员外几次谈价不成，干脆派人强取，抢画之后还把屋子砸得全毁，并将他们打了一顿，还放话威胁他们若要告官，别忘了掂掂自己的分量。

听完母子俩的叙述，她便决定要将画偷来还给他们，她向来最见不得这种以强欺弱的行径。

所以她给了那对母子一些银两，要他们到杭州落脚，以免张员外发现画不见了，会再度找他们麻烦。

现在大功告成，慵懒地打个呵欠，她静悄悄地离开小屋。

周围依旧祥和静谧，仿佛什么事都未曾发生一般。

惟有天空的星子，共谋似的眨了眨眼。

夜，又归于宁静。



一大清早，紧邻苏州城外的君悦茶馆里已经高朋满座，小几小凳上坐满前来喝茶、吃早点的客

人，几名卖甜食小点或麻花卷的小贩在茶馆门口摆开，以期分一杯羹。

茶馆，是苏州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早晨人们前来茶馆吃早点，顺便闲话家常一番，苏州城内所发生的大小事情都在这里流通，其范围之广、消息之多，恐怕连官府也比不上。

下午，可以在此处听人说书，或是看小姑娘卖唱，再不，文人秀才齐聚一堂，聊聊家事国事天下事。

所以，苏州城内的茶馆数量大概可居全国之冠。尤其说到这君悦茶馆，苏州城内更是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。

想知道为什么？

因为他家都用上等茶叶，泡出的茶甘冽清甜，他家所做的糕团茶点和煨面，苏州城内无人能比，他家前临大道，后倚小河，能够一边喝茶，一边欣赏小桥流水的美景……

如果觉得理由还不够，那么再加上一条——他的女掌柜年轻貌美、明艳动人。

正因如此，大家放着城内众多茶馆不去，就等着每日城门一开，前去君悦茶馆吃早点。每天茶馆一开门，不消一个时辰便一位难求，一直到晚上收

店都热闹腾腾。

“练掌柜，你有没有听说，昨儿夜里张员外府里让人给偷啦！一定又是那个夜盗干的！”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在练晓蝶经过他身边时说道。瞧样子，应是茶馆的熟客。

“严老，我早听人说啦！这可是今天的大新闻，听说张员外珍藏的名画不翼而飞。”练晓蝶停下脚步，与他寒暄道，“现在的贼子真是越来越无法无天，想了都让人害怕。”

她轻抚胸口，娇艳绝伦的脸蛋露出担忧的表情，那模样，令人忍不住想轻柔呵护。

大约半年前，练晓蝶开始独自在此处经营君悦茶馆。她的背景是个谜，没有人知道她打哪儿来、家里有哪些人，每回问她，她总笑容灿烂地回避开。

不过，那时大家早被她的笑迷得晕头转向，也不会去在意她到底说是没说。

总之到目前为止，大家只知道她的姓名和这间君悦茶馆，其余的则是一无所知。

“练掌柜，听我这老头的劝，找个男人嫁了，陪你一起经营茶馆。否则你一个女孩儿家，要是贼人跑到你这儿，可就糟了！”严老喝一口茶后，说

道。

即使白天，茶馆里也只有一名伙计和一名厨子在店里，等到晚上茶馆打烊，伙计回家之后，不就只剩她一个女娃儿孤身一人？

“严老，就算晓蝶想嫁，恐怕也没有男人敢娶我，您就放宽心，晓蝶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”她嫣然一笑，往柜台走去。

打从她这家店开出名号之后，类似的劝告已经不胜枚举，有些小伙子甚至跑来毛遂自荐，愿意成为照顾她的那个男人。

练晓蝶垂下睫羽，眸中闪过一丝嘲弄。

她来苏州，可不是为了找男人，若不是师命在身，她又何须抛头露面、做个茶馆掌柜？

这君悦茶馆可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，她起初只想拿茶馆当个幌子，以便暗中听取各处消息，没想到却做出名气来。

不过，这样也好，来的人越多，她所能获得的消息就越多，也更容易打探到她所需要的情报。

练晓蝶展开笑颜走向另一名刚踏进门的客人。

或许，当一切结束之后，她会想念这段经营茶馆的日子。



苏州运河畔，邻近寒山寺，矗立一座占地广阔的庄园，粉墙黛瓦，两座造型威武的石狮子坐镇于朱红大门两侧，光瞧这气势，便可猜出住在里头的人非富即贵。

此处，是名震江南的“奔云山庄”。

奔云山庄之所以出名，不仅因为它是江南武林的第一把交椅，更因为山庄主人拥有一把神奇的兵器——镇魂剑。

此剑据说内藏一份绝世武功秘籍，若有人能破解机关得到此秘籍，练成其中的武功，便足以在武林呼风唤雨。

奔云山庄的庄主君无痕，文武双全，不但武艺独冠江南，更有一手妙手回春的神奇医术。如此的条件，使他年纪轻轻便俨然成为江南武林之首，声望极高。

然而，这样出类拔萃的人物却生了一副古怪的脾气。

君无痕生性寡言，态度疏离淡漠，对人虽堪称有礼，但总让人觉得有一条跨越不过的鸿沟。

所以，每年前去“奔云山庄”拜访或求诊的人

很多，可是有一半以上的人是被挡在门外的。

以他这般人品、才气，多位千金闺秀对他芳心暗许、仰慕至极，可他对她们的频频示好却是敬谢不敏。倒不是他有什么毛病，他也欣赏女人，但他绝不随意招惹情债，尤其是那些想要他明媒正娶的大家闺秀。

此刻，奔云山庄造型古朴淡雅的大厅内，一抹白色的修长身影卓立窗前，手上捧着一盏香茗，正欣赏着窗外枝头绽出的樱花，仅瞧那背影，就有说不尽的潇洒闲逸。

偌大的厅堂内窗明几净，一尘不染，可见其主人极爱干净，甚至连室内摆设都一丝不苟。

“启禀庄主，万剑派的大小姐求见。”奔云山庄的总管陆风踏入大厅，打破宁静悠闲的气氛。

他的身材削瘦，神态恭敬而拘谨，严肃的脸庞仿佛从来没有笑过，有神的双眼直视前方。

君无痕漂亮的剑眉微微蹙起，神色有一丝不耐，他将手中的茶盏搁在一旁的小几上，转过身来。

那是一张几乎可称之为完美的脸庞。

斜飞入鬓的剑眉下，是一双深邃如星辰的黑眸，挺直的鼻梁将他略微狭长的脸型衬托得棱角分

明，唇红齿白，肤色白皙，儒雅斯文之中，又不失一庄之主的威严与气势。

“她怎么又来了？找个借口把她打发走！”低沉的声音没有半丝温度。

这个月当中，她已经是第三次上门找他了。只不过是因为上个月他去城里药铺时，无心地替她捡起掉落在地上的药包，就给了她三番两次上门的机会。

早知如此当时就别多事，他在心中懊恼地想着。

“是，我立即去处理这件事。”陆风应道，接着又说：“庄主，另外还有一件事，老庄主派人送这封信给您。”

陆风从袖口拿出一纸信封，双手递上。

君无痕挑起一道眉，伸手接过，“爹派人寄回的？”

自从半年前将奔云山庄交给他之后，他爹娘说什么终于把他拉拔大，该轮到他们休息享福了，于是便带着当时新收的义女去云游四海，把山庄的大小事务都扔给他处理，至今还没回来过。

“陆风，你先帮我打发走门外的闲人吧！”

等陆风离开后，他撕开信封的封口，展信阅



读。

原来是他的义妹病了，目前他们落脚在杭州，他爹要他前去替义妹治病……君无痕怀疑地盯着信纸上熟悉的苍劲字迹。

难道杭州没大夫，为何要他放下庄中事务特地跑一趟？

这半年来，他爹娘想抱孙子想疯了，突然非常热衷于撮合他和义妹，三番两次写信来，明示暗示地说义妹是多么的善良温柔、宜室宜家，希望他们能结为夫妻，好亲上加亲。

不过，任他们说破嘴，他也没有反应。

的确，在他的印象中，那女孩是很漂亮，或许跟他爹娘所说的一样好，可是他对她没有任何特别的兴趣，更何况他们见面的次数大概不到十次，交谈的次数更少。

君无痕把信折好，收回信封中。

该不该跑一趟呢？

说真的，他并不相信义妹真的病了，如果他爹娘是故意要将他诓去，要脱身恐怕得费一番工夫。

君无痕的唇边逸出一丝苦笑。

唉！庄里繁琐的杂事已经那么多，他们两老还给他找麻烦。

算了，不管如何，他还是得走一趟。他能够对其他人冷淡疏离，然而，他又怎能如此对他爹娘？

罢了！罢了！就当出门散散心好了！

君无痕踏出大厅，往外走去。

择期不如撞日，干脆现在就去跟陆风交代一声，然后收拾一下行李，即刻出发吧！



黄昏时分，君无痕踏出苏州城，独自走在官道上，右手持折扇，左肩背个简单的包袱，神态悠闲，步伐却未稍停歇。

他此次出门，刻意不骑马，也不带随从，暂时摆脱奔云山庄庄主的身份，乘机享受独处时的宁静。

再说，从他爹的信中看不出任何急迫的意味，所以他也没必要那么急着往他爹娘设下的陷阱里头跳。

温暖的夕阳染红大半边天，官道左右林木苍苍，微风徐来，树叶飒飒作响，君无痕舒适地做个深呼吸。

突然，他的视线停驻在某个方向。

君悦茶馆？他的唇边逸出一抹笑。原来大名鼎鼎的君悦茶馆在这儿！

他老早就想来光顾这间颇具盛名的茶馆，可惜一直苦无机会。眼见天色也不早了，不如在此祭祭五脏庙，顺便问问是否有客房供人住宿。

虽然茶馆中客人不少，但君无痕才跨越茶馆的门槛，练晓蝶便注意到他了。

好俊的男人！她眼睛一亮，心中暗赞。展开最美丽的笑靥之后，她往他走去。

“公子，喝茶吗？”一双美丽的大眼上下打量他，眸中闪着毫不掩饰的赞赏。

君无痕的视线转向她。

练晓蝶穿着一袭嫩黄色长裙，外加一件翠绿色的小袄，乌黑的长发松松地结成发辫，用木头簪子固定在头顶，再搭配上她明艳的娇颜，使她整个人充满春天的气息。

礼貌性地，他微笑点头。

想必眼前的丽容女子就是外传君悦茶馆的美丽掌柜。他一边走向窗边的雅座，一边想道。的确是名不虚传，莫怪君悦茶馆能在短短半年之间拥有如此大的名气。

“我要一壶碧螺春，再帮我配两色茶点。”君

无痕气定神闲地坐下，将折扇放在桌边，微笑道。

“好，咱们店里的茶点就属杏仁酥最出名，另外枣泥小糕也不错，不知公子意下如何？”练晓蝶甜甜地笑着，推荐道。

男人啊！长得俊些，总是讨点便宜。即使是仇人，见到火气也消了三分。

“就照你说的吧！”君无痕说完，淡淡地转头望向窗外。

练晓蝶的脸庞闪过一丝错愕。

从来就只有人家盯着她不放，怎地这人却轻描淡写地移开目光，反倒是她盯着人家啦？

她略感无趣地转身离开，心中嘀咕。这个男人俊是挺俊，也还称得上温文有礼，不过浑身透着难以亲近的感觉。

算了！反正只是瞧瞧嘛！又不是贪图他什么，既然人家不理她，她也无须自讨没趣。

不消多久，练晓蝶送上他所点的碧螺春和茶点，并且决定不再与他□□。不过当她不经意地瞥见他搁在桌上的折扇时，立刻改变了主意。

因为，折扇的边上，刻有两个不起眼的小字——“奔云”。

奔云，莫非是奔云山庄？练晓蝶敛去眸中的惊

喜，猜想道。

她环顾店内，生意不算太忙，于是一屁股在君无痕的对面坐下，寒暄似的问道：“瞧公子的模样，不像一般贩夫走卒，当是从苏州城来的吧？”

君无痕对她的不请自来略感惊讶，却也没表露在外，淡淡地抬眼说道：“姑娘为何对我的来历有兴趣？”

“因为公子的折扇上刻有‘奔云’二字，所以才好奇公子是否来自奔云山庄。”练晓蝶眨眨无辜的美眸，“在江南，谁不知道奔云山庄的大名，若公子来自奔云山庄，是小店的荣幸。”

她在此处开客栈，就是因为奉师命来查探奔云山庄镇魂剑的消息，可惜每个人虽然都听过奔云山庄之名，却只知道山庄里人人武功高强，庄主妙手回春，在城内有一些药铺，其余则一无所知，更别提镇魂剑是何模样、藏在哪儿了。

若眼前这个男人真的来自奔云山庄，她怎能放过这个机会？

“在下的确来自奔云山庄，不过奔云山庄哪里有那么了不起呀”君无痕失笑道。

既然人家都看见他扇骨上的字，他也不想耗费力气说谎。

“是吗？”练晓蝶笑得更甜了，美丽灿烂的脸蛋吸引不少人的注意力，“公子您器宇非凡，定是奔云山庄的重要人物。”

“在下不过是个小跑腿罢了。对了！你们有没有客房供人住宿？”君无痕浅浅地微笑，练晓蝶不觉看呆了眼。

因着开茶馆的关系，男人，她可见得多了！却从未见过像他这种气质，看来一派温文，却总是面无表情，像是从来不懂得什么是生气、什么是大笑，所有的七情六欲，都埋藏在那英俊的外表下。

“呃……有！有一间！公子如果想住，我这就去打理打理。”好一阵子后她才回过神，回答道。

茶馆原本是不供客人住宿的，二楼只设有两间房间，一间是她的寝房，另一间一直闲置着，这回刚好可以派上用场。

瞧他的模样，在奔云山庄里一定有很高的地位，甚至说不定是庄主本人……她当然得先将他留下，再打探他到底是谁。

否则他若喝完茶就离开，那她不知要等多久才能再遇上这样的机会。

“好，麻烦你了。”君无痕说道，又啜一口茶。

眼见君无痕若无其事地轻啜香茗，随兴写意地凭栏远眺，练晓蝶自知再问下去不但问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反而显得太过刻意。于是，她从凳子上起身笑道：“公子，您慢慢享用，恕晓蝶失陪。”

君无痕把视线调回她美丽的脸庞，微微颌首，表示听见。

练晓蝶手捧托盘，转身往柜台走去。

他英俊的五官在她的脑海中出奇地鲜明，但到现在，她连他姓啥名啥都不知道呢！

不过不打紧，她露出势在必得的笑容。只消好好盯紧他，还愁跟奔云山庄搭不上关系吗？



“公子，这间是您的客房。”练晓蝶领着君无痕步入她方才整理妥当的客房，说道。

“谢谢。”君无痕环顾室内一周，房内空间不大，从略嫌老旧的家具和隐隐散发的霉味，可以瞧出这间房很少有人住。

他注意到，整间君悦茶馆除了一楼的雅座之外，总共只有两个房间，一间是这个客房，另一个房间很显然地便是这位美丽掌柜的闺房。

君无痕有趣地扬扬眉。

看到这间“客房”的卖相，他猜君悦茶馆本是不招待客人留宿的。然而，是什么原因，让他拥有如此荣幸？

如星的黑眸停留在练晓蝶美艳无双的俏脸上。虽说他们孤男寡女共处同一屋檐之下，或许有些不妥。但是天色已晚，他可不想露宿街头，惹得一身脏污，而且，他更想知道练晓蝶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

练晓蝶似乎感受到他的视线，转头迎上他的目光，四目相接的刹那，她脸上的笑转为一凝。

他那是什麼表情？练晓蝶发觉她不喜欢他唇边抿起的笑，高深莫测，仿佛看穿她的把戏似的。

一时之间，令她不禁怀疑谁才是猎物。

去！去！练晓蝶，你什么时候变得爱胡思乱想？他不过就生了一张英俊过头的脸而已，其他和别的男人也没啥不同，哪里值得你疑神疑鬼？

“还不知公子高姓大名？”她垂下眼帘，娇媚地问道。

“我姓陆，单名一个风字。”一个好玩的念头闪过，他说道。陆风应该不会在意他冒充他吧？

“原来是陆公子，晓蝶不打扰您休息，如果有